

李唯建選譯

英 國 近 代 詩 歌 選 譯

中華書局印行

李 唯 建 選 譯

英 國 近 代 詩 歌 選 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自序

我本不願爲書做序；因爲一本書的如何，讀者自然能品評的；在書前冠一前序或在書後附一後序，我都以爲不必。無奈這冊謙陋的譯詩，似乎又需要譯者補充幾句，方不至引起誤會。我現在要說的大約關於三點：一選詩，二譯詩，三新詩。

選詩本不是一件易事，它須要研究，評判與欣賞。換言之，選詩的人應是學者，批評家，詩人；但正巧這三方面除了前兩項有溝通融會的性質，後一項簡直不能融合，反而與前兩項衝突。因之，想在一人身上找到這三種特質，祇是一種理想。

此外，還有一大困難，就是文學上許多偉大作品，許多包含作者一生心血，生活特色，或整個理想的傑作，大都不是短短一兩首詩，而是長篇大

著。但這本選譯所包含的全是短詩，（有幾首長詩也是節譯）除了幾位抒情詩家而外，其餘詩人的整個精神，似乎不易領到。在我不得不向讀者致歉，說這層缺憾一來是一人的精力有限，二來是本書的篇幅太少；所以雪萊的詩選了四首，濟慈梅絲斐兒的詩各兩首，其餘諸家均選譯一首；這在量上自然太少，但在質上，大體也略能表示特色。至於選擇詩人的標準，則自浪漫詩始祖苑茨華絲起，直至現代桂冠詩人梅絲斐兒止，或爲一代之大師，或爲一派之正宗，共三十人，其他較不重要的，均未列入。

其次是譯的問題。譯詩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原詩的詞藻，音節，神韻多麼難譯！我以為一首完美的詩歌和一切完美的藝術品一樣，都不能改動其絲毫，尤其是詩的音韻；因爲許多最美的抒情詩，它的內容並不如何實在，但我們反復吟誦，得到一種詩味，竟不自知的入了一種詩境，正如我們聽水聲，聽琴聲，聽松濤，聽海嘯，所聽到的並非什麼字句，而是一種音

波，我們應從這不斷的音波中去捉着那些象徵的意味；你如不信，試去讀法國威倫（Verlaine）或英國雪萊（Shelley）的詩；如沒有一種音的體驗，那就毫無所獲了。並且西洋詩還有許多最嚴格的形式格調，正如我國律詩小令之不可譯。好了，詩既然這般難於捉摸這般嚴整，要想把它譯成與歐文迥異的漢文，失敗其誰能免？

最後我要談談與本書有關的新詩問題。溯自五四運動以來，新詩曾哄動一時，當時所出的詩集如雨後春筍，但可說沒有一篇成功的；其次是北平晨報副刊的時期，當時新詩的形式與押韻均模倣西洋詩，但用字方面仍難免舊詩詞的氣味；再次要算最近新月詩刊，與從前稍異的在不大用舊詞藻，用純粹語體；但仍無多大進步。如今作新詩的一天少似一天，也許因為新詩難作，也許因為新詩的路走不通，我都不去詳細討論。我要說的是今日的新詩離成功之路尚相距不知若干里。據我看來，第一新詩不

能採用外國格調；因為中國人仍舊是中國人，外國的東西雖然新奇，但究竟不合國人的胃口；第二是新詩太不注重音節與詞句，一首詩之美，自然美在情緒，但情緒之來不外音節，字句與內容；如果新詩祇求將字排整齊，加上韻脚，我看不出它與散文有什麼區別——雖則有散文詩一派，但我以為那不能算詩的正宗——如果新詩不特別注重用詞遣字，我更看不出它能使人有反復咀嚼的韻味；如果新詩不考究音節，我真看不出它有朗誦或沉吟的魔力。我不敢說新詩應走那條路，但我敢斷定它現在還沒有找到應走的路。

新詩既如上述那般失敗，這本譯詩自然也隨着失敗；不過我譯時曾下了點功夫，在字數上，原詩每行有一定的音段（Syllable）譯詩也用一定的字數，押韻亦大體照原韻，這樣雖不免呆板之譏，但我對於保持原詩的真，總算盡了心。

我想來想去，真夠痛快！把英國近百多年的三十位大詩人聚在一處，這樣多天才的結晶，都由我來選譯成新詩；在我當然是不量力，但在不能讀原詩的人，這冊譯詩也不至毫無價值罷；更因使讀者易於領悟，特於每詩前作一簡短的介紹。

這本譯詩如有精彩處，也是原詩本身的關係；至於晦澀欠精的地方，恐也不免，還望海內愛好詩藝的人不吝教言，使譯者有修改的機會，不但
是譯者之所感謝，也是文藝界之幸。

唯建於上海 二十三年三月三十日

英國近代詩歌選譯目錄

自序

苑茨華絲

一

水仙

三

辜兒雷其

七

忽必烈汗

八

蘭特

一

少女的哀訴

四

摩爾

七

夏天最後一朵玫瑰

八

拜倫

二

○離別	二三
雪萊	二七
雲雀曲	二九
○寄	四〇
悲歌	四一
印度的夜歌	四三
濟慈	四七
夜鶯歌	四八
無情美婦	四五
依麗沙伯巴雷特	六一
○情詩（節譯）	六三
費士吉拉德	六七

魯拜集（節譯）

六八

丁尼生

七一

○磨坊主人的女兒

七三

伯朗寧

七五

終生爲的是愛

七七

克拉夫

七九

何處

八〇

安諾德

八三

陀佛海濱

八四

旦特若舍蒂

八九

陡然的感覺

九〇

克雷斯淺娜若舍蒂

九三

當我死了……	九四
墨雷狄絲	九七
幽谷中的愛人（節譯）	九八
莫里士	一〇三
一首對誰都未唱過的甜蜜歌	一〇四
史文朋	一〇七
普色澎的園地	一〇八
阿先列西	一九
我們是創作音樂的人	二〇
布雷其	二三
我曾愛過會謝的花	二四
哈代	二七

○死了的愛人	二八
史提芬生	一三一
高原	一三二
霍士曼	一三五
悲傷	一三六
吉伯林	一三七
頌詞	一三八
夏芝	一四一
湖中蔭泥絲翡翠島	一四二
A.	一四五
E.	一四五
神秘	一四六
苔薇士	一四九

來讓我們尋找 一五〇

瓦特德拉梅爾 一五三

陌生人 一五四

道生 一五七

人生既然短促希望怎能長久 一五八

梅絲斐兒 一五九

黃昏 一六〇

真理 一六一

苑茨華絲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他是英國浪漫派的始祖，用最樸質的字句，寫最日常的事情。他活了八十歲，終生獻給詩藝；在這一點上，很少的詩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有位比他大約小兩歲的妹子名多羅西 (Dorothy)；兄妹二人感情甚篤，時常一同在鄉間或異國漫遊。後來他結識了辜兒雷其 (Coleridge) — 一七九六年六月，二人成了莫逆。苑茨華絲搬到一所被森林環繞的大屋裏，朝夕與辜兒雷其過從。苑茨華絲許多最精彩的抒情詩全在這時期寫成。他們計劃合刊一本抒情歌集 (Lyrical Ballads)，於一七九八年出版。一七九九年秋，苑茨華絲步行漫遊湖縣 (Lake District)，尋到一個鴿村 (Dove Cottage)，他發瘋似的愛上了這地方。此後他單獨出了抒情歌第二集，在鴿村，物質面非常樸素，但山秀水清的確給了詩人以不少的靈感。一八〇五年二

月五日。他遭弟喪，十分悲痛；但仍不斷的創作；他的悲傷淨化了，漸漸達到神聖的心境。此外還有一點不得不附帶說一說的：就是這位詩人的詩，有時達了最高峯，但有時簡直不堪一讀——他是一位不規則的詩人。

水仙 (Daffodils)

我獨自漫遊，像朵行雲，
它高高浮過山谷山巔，
隨^轉然間我看見了一羣，
一片金光燦爛的水仙；
在輕盈的風裏，在湖畔，
在樹下，跳着舞，抖顫顫。

它們緣着一個海濱，
綿延不斷的長着，正像
銀河裏接連不斷的星，

一面閃着眼，一面發亮；
我一望就看見千萬朵，
搖它們的頭，舞姿婀娜，

碧波在旁邊舞，但花朵
勝過明滅波浪的喜躍，
同這羣暢快的花爲夥，
一個詩人那能不歡樂；
我凝視，凝視，毫未想到
這景色給我什麼珍寶：

因爲每當我躺臥床上，